

「A 度量+V」的三向詞彙化分析*

王永豔¹、吳春相^{1,2}

(1.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2.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摘要：「A 度量+V」的三向詞彙化在隱喻和轉喻機制的作用下完成。A 度量的隱喻是三向詞彙化的前提，通常由具體的度量域向其他與之具有相似性的認知域引申。詞彙化中動詞的變化比較複雜，決定了三向詞彙化的走勢。伴隨著動詞性的降低，V 由具體動作域向抽象動作域投射；而隨著體詞性或描寫性的增長，V 分別轉喻為名詞和形容詞。在共現、構式壓制和雙音節韻律張力的推動下，隱喻後的 A 度量與隱喻後的動詞詞彙化為動詞性「A 度量+V」，與轉類後的名詞、形容詞分別詞彙化為名詞性「A 度量+V」和形容詞性「A 度量+V」。

關鍵字：詞彙化、「A 度量+V」、隱喻、轉喻

* 收稿日期：2024 年 04 月 26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08 月 27 日。

Analysis of the Trilateral Lexicalization of [A_{measure} + V]

Wang, Yongyan¹; Wu, Chunxiang^{1, 2}

(1.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xchan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ilateral lexicalization of “A_{measure} + V”-compounds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The metaphor of A_{measure}S serves as the premise for trilateral lexicalization, typically extended from a concrete domain of measurement to other cognitive domains with similarities. The shifts of words’ grammatical categories during lexicalization are complex, determining the trajectory of trilateral lexicalization.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bs fade, Vs shift from describing concrete actions domain to abstract actions domain. As its nominality or descriptive nature increases, Vs are metonymically transformed into nouns or adjectives. Driven by co-occurrence, construction coercion, and the rhythmic tension of disyllabification, the metaphorized A_{measure}S and the metaphorized verbs lexicalize into the verbal “A_{measure}+ V”-compounds. They lexicalize into the nominal “A_{measure} + V”-compounds and the adjectival “A_{measure}+ V”-compounds with the deverbal nouns and adjectives that have undergone shifts among grammatical categories.

Keywords: Lexicalization; “A_{measure} + V”; Metaphor; Metonymy

一、引言

現代漢語中存在很多表度量的形容詞，且成對出現，如「大-小、輕-重、快-慢、高-低、高-矮、緩-急、寬-窄、深-淺、遠-近、厚-薄、粗-細、長-短」等。這些表度量的形容詞常可以跟動詞「看、吃」類詞整合為新的詞，但在新詞中，有的為動詞（如「小看、高看、輕視」），有的成為了名詞（如「小吃、輕騎」等），有的成為了形容詞（如「輕飄、輕浮」），另外還有副詞（如「大為」等）。關於副詞，其成因較為複雜，將另文處理。

為什麼「A_{度量}+V」會整合為不同的詞類？圍繞這個問題，本文試圖探討：（1）「A_{度量}+V」三個方向（以下簡稱「三向」）詞彙化的演變過程；（2）「A_{度量}+V」三向詞彙化在發展過程中的語法、語義特徵的變化。

本文的分析的詞語主要來自《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在這些詞語的詞性有爭議時再借鑒《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對該詞的描寫。儘管後兩部字、詞典「A_{度量}+V」詞語數量更多，囊括了漢語歷時發展中出現的詞，但是有些詞已經不常用，而《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所收錄的詞能夠代表「A_{度量}+V」詞彙化的基本情況，因此我們主要收集該詞典收錄的「A_{度量}+V」動詞、名詞、形容詞。共考察度量形容詞22個，包括「大、小、高、低、寬、窄、長、短、重、輕、厚、薄、軟、硬、深、淺、緩、急、粗、細、快、慢」等。「A_{度量}+V」詞彙化之後形成的雙音節一共有234個。統計時，如果一個詞兼具一個以上不同的詞性，考慮到不同詞性的不同性質，我們會在不同詞類分別計數。

二、動詞性「A_{度量}+V」詞彙化路徑

在不同的演化順序和演化路徑的影響下，「A_{度量}+V」演化出不同的詞性，且各類詞的數量並不平衡，其中動詞的數量最多（137個），其次是名詞（69個），形容詞數量最少（26個）。

（一）、「A_{度量}+V」詞彙化與漢語雙音節化的關係

收集到的各類詞都以雙音節詞為主。三音節動詞有 11 個（小廣播、大出血、大撒把、大掃除、大踏步、大團圓、高消費、深加工、軟著陸、硬著陸、粗加工），名詞有 5 個（小循環、小廣播、小報告、小生產、大循環），形容詞 2 個（輕飄飄、高仿真）。觀察這些三音節詞，其語義都關涉現代漢語中的事物，在漢籍檢索 APP 中檢索這些詞也未見與之具有詞源關係的語料，可見這些三音節詞不是歷時詞彙化的結果，其構詞理據或規律與「A_{度量}+V」的詞彙化有所區別，本文將在第四節最後一個小節討論該現象。基於此，我們也把「A_{度量}+V」三音節詞排除在文章主體的統計、分析之外。

在分析狀中式結構詞彙化時，董秀芳認為成詞的一個很大的推動力來自韻律模式，即雙音節化的需求。¹ 這也從一個角度解釋了「A_{度量}+V」詞彙化以雙音節詞為主的原因。剩下的 216 個雙音節詞的詞彙化過程，大體相當於分析這些詞雙音節化的過程。前人關於漢語雙音節化——尤其是偏正結構的雙音節化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鑒。

度量形容詞屬於核心詞彙的範疇，其概念內涵和人類社會生活緊密相關，這為其自身句法、語義的演變，以及作為詞素參與其他成分的演變提供客觀基礎。「A_{度量}+V」雙音節詞彙化的推動力主要有韻律推動、構式壓制、隱喻、轉喻機制和重新分析。

（二）、動詞性「A_{度量}+V」雙音節詞的數量與特點

剔除不屬於詞彙化機制的三音節詞，「A_{度量}+V」詞彙化共形成動詞、名詞、形容詞 216 個，其中動詞性「A_{度量}+V」126 個，占總數的 58.3 %。各個度量詞語素與動詞語素詞彙化為動詞的結果及成詞數量（每一類別之後用括弧內的阿拉伯數字標明詞的數量）如表 1 所示：

¹ 董秀芳，《辭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147。

表 1 動詞性「A 度量+V」

小+V (15)	大 +V (10)	高+V (13)	低+V (7)	寬+V (14)	窄+V (無)	長+V (13)	短+V (5)	深+V (12)
小產、 小解、 小看、 小跑、 小視、 小睡、 小修、 小酌、 小坐、 小覷、 小賣、 小憩、 小瞧、 小結、 小寫、	大便、 大解、 大戒 ² 、 大殮、 大赦、 大修、 大選、 大寫、 大戰、 大作、	高昂、 高歌、 高估、 高就、 高舉、 高看、 高攀、 高聘、 高企、 高升、 高聳、 高揚、 高漲	低 估、 低回 (徊)、 低 就、 低 落、 低 聘、 低 陷、 低語	寬貸、 寬待、 寬假、 寬解、 寬讓、 寬饒、 寬容、 寬赦、 寬恕、 寬慰、 寬限、 寬延、 寬宥、 寬縱		長別、 長辭、 長存、 長考、 長眠、 長鳴、 長驅、 長生、 長逝、 長談、 長歎、 長銷、 長行	短打、 短欠、 短缺、 短少、 短訓	深諳、 深交、 深究、 深入、 深思、 深談、 深通、 深望、 深信、 深省、 深醒、 深造
淺+V (3)	重 +V (8)	輕+V (6)	厚+V (4)	薄+V (無)	軟 / 硬 +V (5)	緩/急+V (5)	粗 / 細 +V (3)	快 / 慢 +V (3)
淺說、 淺談、 淺析	重辦、 重創、 重挫、 重讀、 重賞、 重視、 重用、 重責	輕忽、 輕取、 輕視、 輕 信、 輕揚、 輕侮	厚愛、 厚待、 厚葬、 厚植、		軟禁、 軟磨、 硬結、 硬拼、 硬挺	緩行、 緩醒、 緩徵、 急需、 急用	粗估、 粗通、 細究	快運、 慢待、 慢走、

² 見：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707：佛教和尚和尼姑的戒律。戒條數目說法不一。我國隋唐以後，和尚戒 250 條，尼姑戒 348 條。因與沙彌、沙彌尼所受十戒相比，戒條更加完備，所以叫具足戒。也叫大戒。

由表 1 可見，度量詞在語言系統中雖是成對存在，但作為詞素與動詞一起詞彙化為新詞的時候，其生成能力並不對稱。事實上，這種不對稱性也同樣適用於名詞性「A_{度量}+V」和形容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特點。

作為詞素，度量詞構成新詞的不對稱性主要表現在：（1）成對度量詞生成新詞的能力並不對稱。儘管存在「高估/低估、大便/小便、重視/輕視、硬著陸/軟著陸」這樣對舉的情況，更多的是不對舉的。如有「小看、高聳、長逝、重用」，卻沒有「大看、低聳、短視、輕用」的用法，而儘管「寬、厚」進入該結構生成新詞，「窄、薄」在該結構中卻並沒有生成性。（2）成對度量詞具有「褒義」色彩的詞成詞能力高於另一方。總體而言，儘管度量詞沒有明顯的褒貶性，其語義色彩要在具體語境中來判斷，但成對度量詞中人們習慣性放在前面位置的度量詞生成性更強，這一類詞在認知層面更符合傳統價值體系中人們的普遍期待，比如人們通常更欣賞「高大」的事物或人，而非「低矮」的，表現在動詞性「A_{度量}+V」的數量上，度量詞「高、寬、長、重」等詞構成的新詞普遍多於「低、窄、短、輕」。而「小」字的高生成性或許與「小」在漢語中有「愛稱」的用法有關，「小」常用來表達親昵、喜愛或溫柔的情感；「小+V」中的 V 常發生兒化也是「小」具有「愛稱」特徵的佐證。從這個意義上看「小」也在人們普遍欣賞的範疇之內。

「A_{度量}+V」雙音節動詞的動詞詞素可以是及物動詞，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其顯著特點是動詞性較強，常來表示一個可以被明顯看到的動作，或者一個可以觀察的物理過程。比如「產、跑、坐、賣、攀、揚」等詞表示的動作幅度都較大，而「眠、寫、醒」等動詞則容易被觀察到。這些動詞在現代漢語中有些可以單獨使用，如：看、跑、坐、賣、取；而其他 V 已經較少單用，而是常和其他詞素一起構成各類複合詞，且在這些複合詞中作為動詞語素使用。如「小產」中的「產」還可以構成「生產」；「重挫」中的「挫」還可以構成「挫敗」。

（三）、動詞性「A_{度量}+V」雙音節詞的詞彙化路徑

動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過程體現了詞法與句法的密切關係。

「A_{度量}+V」結構中，A_{度量}與 V 首先是修飾關係，A_{度量}修飾 V。詞彙化過程中 V 先發生隱喻，隱喻是基於概念結構的相似性從一個認知域投射到另一個認知域，

「A_{度量}+V」詞彙化的過程中 V 的隱喻大都是由具體的動作域投射到抽象的心理行為域，這一過程也會伴隨著動詞性的減弱，如「小坐」「長眠」「輕視」「高揚」中的「坐」「眠」「視」「揚」在詞彙化的過程中都經歷動詞性降低的過程，並由一個具體的動作隱喻具有相似性的目標域：如這幾個動詞由表示具體動作分別隱喻「休憩、交流」「死亡」「看待、對待」「秉持某種觀點」等不同的含義，因為休憩常常需要坐下、死亡和睡眠都會靜止不動、眼睛和心靈對事情的態度和處理有一致性、高舉事物和高調秉持某種理念一樣，這樣每個動詞都在隱喻引申的作用下發生一些意義上的變化，但詞性仍然是動詞，我們把隱喻之後的 V 記作「動隱 V」。隱喻用法的發展符合「漢語詞彙的義位從個別到一般、從具體到抽象的歷史演變」規律。³ 這是動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第一階段。

V 發生隱喻之後，A_{度量} 通過隱喻機制，由描述物體的度量特徵隱喻心理行為的特徵或其他抽象事物特質，記作「A（度量）⁴隱喻」，「A（度量）隱喻」與第一階段的「動隱 V」在經由共現、壓制和韻律動力的推動下，最終由狀中短語壓制為狀中式複合詞，完成詞彙化的過程。由此可以得出動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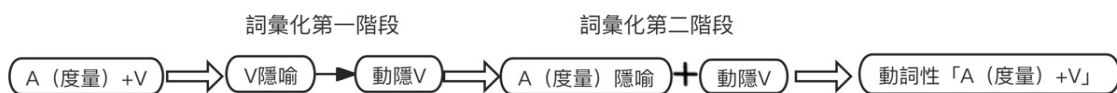


圖 1：動詞性「A_{度量}+V」詞彙化過程示意圖

下面我們在董秀芳研究的基礎上，以「輕視」為例，具體看「A_{度量}+V」的詞彙化過程。⁵

許慎《說文解字》：視，瞻也。從見，示聲。先秦文獻中「視」較常用，作動詞，可及物，如例（1）、（2）：

³ 程湘清，《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207。

⁴ 受圖形編輯功能限制，「A_{度量}」在圖中記作「A（度量）」。

⁵ 董秀芳，《辭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145。

- (1)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
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春秋 管仲《管子·霸形第二十二》）」
- (2)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先秦《禮記·王制》）

到東漢時期，常有狀語修飾，且進入狀語位置的詞語較多，表示「以不同的方式看」，這一時期狀語位置修飾語的頻繁出現為 A 進入該結構創造出基礎條件，好比提供了一個「招聘」崗位，為修飾詞修飾該詞作好準備。⁶「視」主要表示「用眼睛看」的含義。如例（3）、（4）、（5）中的「遠視」「周視」「眺視」分別表示「向遠處看」「向周圍看」「由高處或遠處看」。

- (3) 言己顧視龍門不見，則心中牽引而痛，遠視眇然，足不知當所踐躋也。（東漢 王逸《楚辭章句卷第四》）
- (4) 聞至貴而遂徂兮，見彼王侯而奔驚也。忽乎吾將行。周視萬宇，涉四遠也。（東漢 王逸《楚辭章句卷第五》）
- (5) 言美女酣樂，顧望娛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眇，目采盼然，白黑分明，若水波而重華也。（東漢 王逸《楚辭章句卷第九》）

與此同時，「視」的隱喻用法逐漸普遍。由具體「用眼睛看」的動作向心理域投射。例（6）、（7）中「視」已不再表示「用眼看」，而是分別隱喻「看待、對待」和「看管、治理」。

- (6) 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歡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歡喜。（東漢 班固等《東觀漢記卷二》）
- (7) 李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通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東漢 班固等《東觀漢記卷九》）

漢代，「輕」也出現隱喻用法，從物體的重量隱喻對事物的不重視（記為「輕隱喻 1」⁷），如例（8）「輕積」表示人們都不重視積累。

⁶ 施春宏，〈「招聘」和「求職」：構式壓制中雙向互動的合力機制〉，《當代修辭學》，第 2 期（上海：2014.04），1-11。

⁷ 本文一共涉及 4 種「輕」的隱喻用法，按論述涉及的順序分別記作「輕隱喻 1」、「輕隱喻 2」、「輕隱喻 3」、「輕隱喻 4」，4 種隱喻用法出現的時間與文章主題關涉性不強，未作詳細考證，序號排列只為方便分辨各隱喻用法。

- (8) 眾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漢 東方朔 《楚辭卷十三七諫》）

這樣「視」在形式上可以接受前面添加狀語成分，意義上可以表示具體的或抽象的含義。為「輕視」的詞彙化做好了準備。在「輕」、「視」共現的基礎上，在韻律模式的推動和構式壓制的作用下，詞法層面形成了規約化的形義配對體即詞法構式。

在判斷某一結構是偏正式短語還是偏正式詞時，如果是名詞充當狀語組成狀中結構，可以用介詞「以」引進，當「以AB」與「AB」在同一時期並存，也可以判定「AB」在該時期還是狀中式短語。然而形容詞充當充當的狀語與中心詞之間沒有什麼標誌，區分狀中式短語與詞就比較困難，有時可以根據狀語是否能單獨被否定或修飾來確定狀中組合是短語還是詞，有時不得不憑藉語義因素。⁸此時，「輕」、「視」開始連用並黏合為詞，不能說「輕與重視」，只能說「輕視與重視」，可見「輕視」已從短語固化為詞。如例（9）、（10）：

- (9) 秦王為人，蜂准，長目，顰鳥鵩，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入下，得志亦輕視人。（《史記·秦始皇本紀》）

- (10) 出僖公二十二左傳，乃臧文仲之語。螽，蜂也；蠆，蠍也。言其雖小而有毒，不可因其小而輕視之。（《後漢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三、名詞性「A_{度量}+V」詞彙化路徑

（一）、名詞性「A_{度量}+V」的數量與特點

共收集到「A_{度量}+V」名詞 64 個，占比 29.6%，「小+V」類名詞最多，有 22 個，「大+V」類有 18 個，「高+V」類有 8 個，「低/輕/重/硬/軟/短/長/深+V」類名詞數量在 1 至 3 個不等，其他度量詞沒有在該結構中生成新詞。

⁸ 董秀芳，《辭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142。

表 2：名詞性「A_{度量}+V」詞表

小+V (22)	大+V (18)	高 / 低 +V (10)	輕 / 重 +V (5)	硬 / 軟 +V (4)	長 / 短 +V (4)	深+V(1)
小抄 ^兒 、小偷 ^兒 、 小吃、小食、小 結、小建 ⁹ 、小 便、小販、小開、 小考、小賣、小 品、小說、小寫、 小學、小咬 ^兒 ¹⁰ 、 小引 ¹¹ 、小報、小 炒 ^兒 、小費、小注 ^兒 、小令	大愛、大觀、 大建 ¹² 、大 舉、大考、大 拿、大辟 ¹³ 、 大慶、大師、 大使、大寫、 大學、大限、 大便、大要、 大戰、大站、 大作	高 管、高 論、高參、 高產、高 幹、高考、 高 論、高 燒、低保、 低 限	輕侮、 輕騎、 重賞、 重托、 重責	硬結、 硬臥、 軟食、 軟臥	長編、 長跑、 短打、 短跑	深交

(二)、名詞性「A_{度量}+V」的詞彙化過程

名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過程，首先經過 V 的轉喻，在詞性上體現為轉類，由動詞性成分轉為體詞性成分。轉喻是基於相關性從一個認知域到另一個認知域的過渡，¹⁴ 詞彙化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轉類 (conversion) 現象，即不改變外部形式而由一種詞類變為另一種詞類。詞彙化過程中由轉類而引起的語義變化也屬於轉喻。¹⁵

「抄、偷、吃、食、結、建、便、販、開、考、賣、品、說、寫、學、咬、引、拿、慶、辟、侮、騎、賞、拖、責、管、論、交、跑、編」等詞都發生基於相關性的轉

⁹ 見：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1441：農曆的小月份，只有 29 天，也叫小盡。

¹⁰ 見：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1444-1445：〈方〉指蠓、蚋等類昆蟲。人被叮咬後局部腫脹、奇癢。

¹¹ 見：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1445：寫在詩文前面的簡短說明。

¹² 見：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241：農曆有 30 天的月份。也叫大盡。

¹³ 見：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244：古代指死刑。

¹⁴ Goossens et al, *By Word of Mouth: Metaphor,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action 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ohn, 1sted, Amsterdam: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59-174.

¹⁵ 董秀芳，《辭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41。

喻引申，由動詞轉為名詞，這個過程中，動詞性降低，體詞性增強，為形容詞進入修飾位置創造條件。語義上，由具體的動作，轉指動作相關的「方式、施事、受事」等。比如「小偷、高管、輕騎」中的 V 指向動作的施事，「小抄、小吃、小食、小賣、小品、小說、小引、小慶、小考」中的 V 指向動作的受事，「大寫、小寫」中的 V 指向動作的方式。為方便表述，動詞轉喻引申後構成的名詞語素記為「動轉 N」。

其次，A_{度量}發生隱喻，記作：A（度量）隱喻，如「小、大、高、深、短、長」由描述具體事物的度量隱喻事物的其他特質。在「小抄、小吃、小食、小賣」中，「小」由體積的「小」隱喻事物的「簡單、便宜」；「高管」中的「高」由物體的度量隱喻事物的級別，這也是「高」在日常使用和構詞中經常出現的隱喻用法。

「A（度量）隱喻」和「動轉 N」在構式壓制的影響下逐漸詞彙化為名詞。據此可得出名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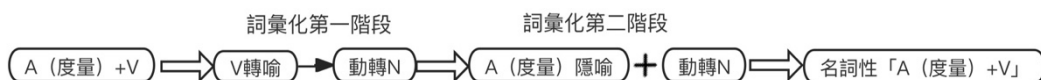


圖 2：名詞性「A_{度量}+V」詞彙化過程示意圖

程湘清研究了《世說新語》中的複音詞，認為表示程度的狀中結構的出現晚於表示情狀和方式的結構，並舉了「大喪、小差」的例子，我們在這這個基礎上，以「大喪」「輕騎」為例，具體看「A_{度量}+V」的詞彙化過程。¹⁶

《說文解字》（許慎）：喪，亡也，從哭，從亡，會意，亡亦聲。可見「喪」本意是動詞。如例（11）。後「喪」出現轉類，由動詞演化出名詞的用法。先秦文獻中「大喪」已比較普遍；「大」本意是事物的尺寸、巨大，巨大的事物往往不容忽視，因而具有重要性，之後人們用「大」隱喻「重要」。「大喪」表示「重要的人」死亡（指帝王、王后、世子之喪或父母之喪）。此時「大」不可以被隨意替換，

¹⁶ 程湘清，《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增訂本）》，223。

「大喪」的語義也不是由「大」和「喪」組合相加而來，「大喪」是一個雙音節詞，如例（12）

（11）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先秦《楚辭卷三天問》）

（12）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上輕騎入，按行賊營。君故也。（先秦《春秋左氏傳·僖公》）

「大喪」的詞彙化過程經歷了「喪」的轉喻和「大」的隱喻過程：喪，本意為「亡」，詞性為動詞，在先秦時期已經發生了轉類，由動詞轉為名詞。「大」修飾「喪」時，「大」從描述具體事物的體積之巨大隱喻事物「重要、不容忽視」的特徵。在使用中經歷規約化的過程，壓制為定中式雙音節名詞。這也從側面說明，狀中結構表示程度義的「大喪」在《世說新語》中並非首現，先秦時期已經開始由短語詞彙化為複音詞的過程。

「輕騎」的詞彙化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說文解字》（許慎）：騎，跨馬也。從馬，奇聲。先秦文獻中屬常用詞彙，具有動詞屬性。如例（13）、（14）：

（13）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餘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先秦·屈原《楚辭卷五遠遊》）

（14）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先秦《莊子·大宗師》）

在使用中，「騎」發生轉喻，由「跨馬」的動作轉指做這一動作的人，在先秦指代騎兵，如例（15）；體現在詞類上就是發生轉類，由動詞轉為名詞。例（16）中「騎」可以被數詞修飾是名詞化的標誌：

（15）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緋，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灸不相見，綫繻而踵相隨，車轂齟、騎連伍而行。（春秋 管仲《管子·輕重戊第八十四》）

（16）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戰國《韓非子·十過第十》）

動詞發生轉類轉為名詞之後，形容詞「輕」可以直接修飾，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二者共現的情況。如例（17）：

- (17) 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戰國《六韜第三篇·龍韜》）

秦漢時期，二者連用的情況更常見，在修飾「騎」的時候，「輕」發生基於相似性的隱喻（記為「輕_{隱喻 2}」），物理上的「輕」從負重的角度來說使人便利，而沒有很多裝備的騎兵也給人行動便利的感覺，在這一隱喻用法下，「輕騎」表示未帶很多輜重和裝備的騎兵。語料上看，漢代「輕騎」已經完成固化為詞的過程，兩個字中間不能再隨意加入其他成分，固化為名詞，如例（18）、（19）：

- (18) 稚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稚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東漢 應劭《風俗通義·序》）

- (19)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裏，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東漢 班固《漢書卷三四 列傳第四》）

概而言之，「輕騎」的詞彙化過程也是 V—「騎」先轉類，A_{度量}—「輕」在隱喻的基礎上修飾「騎」，經構式壓制為雙音節名詞，與「大喪」的詞彙化過程基本一致，只是成詞的年代相對晚一些。這兩個詞的詞彙化過程基本代表了名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情況。

四、形容詞性「A_{度量}+V」詞彙化路徑

（一）、形容詞性「A_{度量}+V」的數量與特點

共收集到「A_{度量}+V」形容詞 26 個，占比約 12%。其中生成性最強的度量詞是「高」，共生成 8 個形容詞，其次是「低」，生成 4 個形容詞；此外「輕、大、淺、

寬、重、硬、深、短、急」分別形成 1 至 3 個個形容詞不等，總體來看「A_{度量}+V」形容詞的數量遠低於「A_{度量}+V」動詞和名詞的數量，僅占總量的 8.3%。

表 3 形容詞性「A_{度量}+V」詞表

高+V (8)	低+V (4)	輕 +V (3)	大 +V (2)	淺 +V (2)	寬 +V (2)	重/硬/深/短/急 +V (5)
高昂、高產、 高超、高發、 高漲、高仿、 高邁、高尚	低產、 低耗、 低落、 低迷	輕浮、 輕飄、 輕省	大治、 大發	淺顯、 淺學	寬敞、 寬展	重聽、硬掙、 深入、短視、 急進

觀察 26 個形容詞可見，A_{度量}與 V 呈並列關係，二者存有相似的語義內容，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近義詞，如「高超、高漲、高發、輕浮、輕飄、低耗、急進」幾個詞中近義詞的特徵尤其明顯。

(二)、形容詞性「A_{度量}+V」的詞彙化過程

「A_{度量}+V」形容詞詞彙化的過程中 V 的動詞性不斷降低。在我們所收集到的 26 個詞中，「高漲、高昂、低落、高超」（記作「『高漲』類」）中的 V 動詞性最強，體現為這幾個詞除了作為形容詞，還兼作動詞。而「高產、低產、低耗、輕省、大發、寬展、硬掙、高仿」（記作「『高產』類」）中的 V 動詞性最低，表現在「高產」除作形容詞，還兼作名詞；而其他幾個詞的 V 已經讀作輕聲。我們知道謂語動詞是焦點結構中的句法核心，其認知突顯度（salience）大，獨立性強，除非在重疊式中，否則不易讀作輕聲，在「輕省、大發、寬展、硬掙」幾個詞中，V 讀作輕聲是其動詞性降低的形式標誌。¹⁷ 除這兩組分別具有較強的動詞性和體詞性之外，剩下「輕浮、高邁、高發、高尚、輕飄、低迷、淺顯、淺學、寬敞、重聽、深入、短視、急進、大治」（記作「『輕浮』類」）描寫性最強，是形容詞性「A_{度量}+V」數

¹⁷ 董秀芳，《辭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145。

量最多、性質最穩定、也最具代表性的一組。綜合詞典標注和 BCC 語料庫所收錄語料的搭配情況，我們繪製 26 個「A_{度量}+V」形容詞中 V 的性質分佈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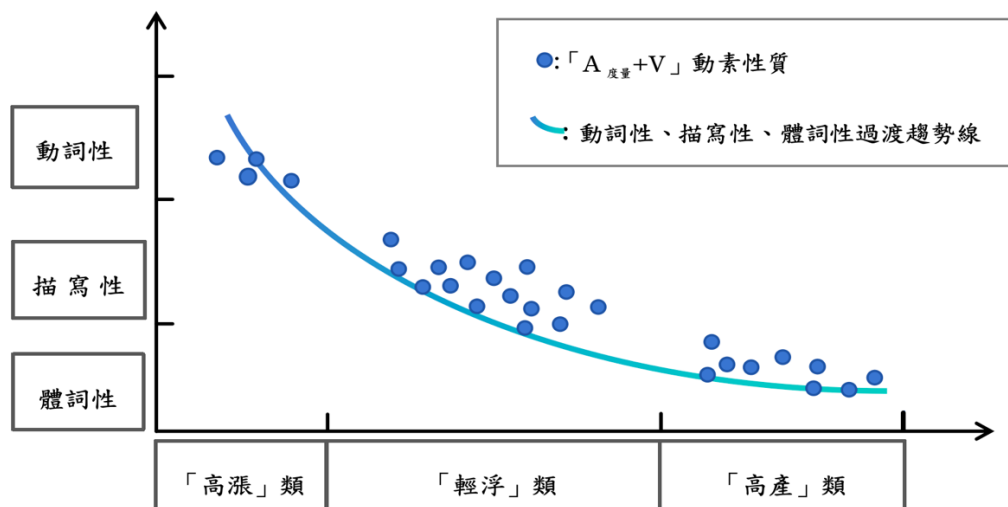


圖 3：形容詞性「A_{度量}+V」動素的動詞性、描寫性及體詞性分佈圖

「A_{度量}+V」形容詞詞彙化的過程中 V 先轉類，由動詞轉變為形容詞（記作「動轉 A」）。只是如上文分析，動詞轉類為形容詞的程度不同，動詞性最高的一組「高昂、高漲、低落、高超」中 V 的轉類較隱晦，V 仍較多保留了動詞的特徵。第二組「高邁、高發、高尚、輕浮、輕飄、低迷、淺顯、淺學、寬敞、重聽、深入、短視、急進」中 V 的轉類最為明顯，V 的動詞性降低，描寫性增強，形容詞的特徵明顯。動詞性最低的一組「低耗、輕省、大發、寬展、硬掙、高產、低產、高仿」中有的 V 已經出現體詞性的特徵。我們認為描寫性最強的「A_{度量}+V」形容詞最為典型，在分析詞彙化過程時也最具代表性。

經過了「A_{度量}+V」中 V 先轉類為形容詞之後，再與 A_{度量} 同時隱喻。多數情況下 A_{度量} 在與 V 連用之前已經常用於隱喻（記作「A（度量）隱喻」）。「動轉 A」隱喻與「A（度量）隱喻」同時發生，如「大治」中 V 先發生轉類，即「動轉 A」，這是由於治理之後常會出現井井有條的狀態，基於這一相關性 V 轉為形容詞；之後

「動轉 A」再與「大」一起隱喻，二者重新分析為並列結構，凝固從而完成詞彙化過程。據此，形容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過程如圖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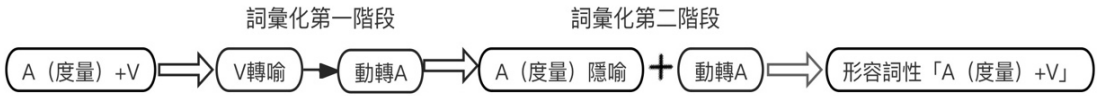


圖 4：形容詞性「A_{度量}+V」詞彙化過程示意圖

下面以「輕浮」為例分析「A_{度量}+V」成為形容詞的詞彙化過程。

許慎《說文解字》：浮，汜也。從水孚聲。表示漂流、漂浮。先秦時期，「浮」主要作動詞使用，例如（20）：

- (20)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蓐。（《莊子原文·卷八中第二十四徐無鬼》）

然而先秦時期「浮」已經出現轉類，演化出形容詞的用法，由「浮」動作，轉而形容動作持續著的狀態。例（21）、（22）中「浮」作形容詞修飾「雲」；到漢代，「浮」作形容詞的用法非常普遍，且「浮」一般是浮於表面，在面上的則容易被觀察到，便代表「面子」，為此人們大多希望自己「體面」、甚至「華麗」基於此「浮」常用於隱喻「華麗」、而「浮」的動作也基於相似性隱喻「不穩重、輕佻」，如而例（23）、（24）中「浮」與「侈」作形容詞分別轉指「浮華的事物和奢侈的事物」。

- (21) 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先秦《楚辭卷五遠遊》）

- (22) 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先秦《莊子原文·卷十上第三十說劍》）

- (23)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而摧浮淫並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漢《漢書卷二四下 志第四下》）

- (24) 潛夫論浮侈篇：「或裂拆繒彩，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繒佩之；或紡彩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悖小民。」（東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漢代，「輕」除了表示物體重量之外，也常用於隱喻品行作風不穩重，如例（25）、（26）。而前文「輕視」、「輕騎」中，「輕」分別隱喻「不重視、不認真」和「簡便」（記為「輕_{隱喻 3}」）。事實上漢代「輕」的隱喻用法還不止於此，在「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絕。」（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第二》）中，「輕」還隱喻「容易」（記為「輕_{隱喻 4}」）。這說明同樣的詞可能有不同的隱喻用法，類似於詞的多義性，隱喻用法也不一定是單一的。

（25）五臣雲：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餘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系累也。（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第一》）

（26）《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言冤鵠之生，早失其雄，其母孤居，吟於高牆之上，將複遇害也。言己亦失其所居，在於林澤，居非其處，恐顛僕也。鳴鳩棲於桑榆。言鳩鳥輕佻巧利，乃棲於桑榆，居茂木之上，鼓翼而鳴，得其所也。（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第十六》）

雖然漢代「輕」與「浮」都已具有隱喻的用法，但是「輕」「浮」連用起初只是作為實指，並非是隱喻用法。如例（27）、（28）：

（27）有輕虛之豔象，無實體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沈混並。六律籥應，八風時邁。玄陰觸石，甘澤滂霈。勢不崇朝，露彼無外。集輕浮之眾采，廁五色之藻氣。（晉 陸機《浮雲賦》）

（28）崔寔曰：「牡麻子（六），青白，無實，兩頭銳而輕浮。」（北朝 賈思勰《齊民要術》）

二者連用且共同隱喻在南北朝出現，例（29）中「輕浮」「華偽」作形容詞指代具有「輕浮」「華偽」特點的事物、風氣。這一用法也不斷延續，如例（30）中的語料出自元代，「輕浮」用來描述作品的風格。五代至唐代，「輕浮」開始修飾人，但是多用來表達男士「重表面奢華、不注重實際」的行為品格，如例（31）、（32）；直到宋代，才用來修飾女性的行為舉止，如例（33），並不斷沿用，如例（34）：

（29）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南朝 劉勰《文心雕龍》）

- (30) 漬，字子漪，鹹通二年裴延魯榜進士。患當時作詩者，拘束聲律而入輕浮，故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元《唐才子傳·卷八》）
- (31) 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五代十國後晉 劉昫、張昭遠《舊唐書》）
- (32) 君不見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荊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唐·貫休《行路難》）
- (33) 《釋名》曰：珥，瑱也。懸珥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本出於蠻夷。蠻夷婦女輕浮好走，以此鐺錘之也。今中國仿之也。（宋《太平禦覽·卷七百一十八》）
- (34) 肌削玉，釧松金，陡恁的悶廣愁深。空著我幹忍恥，枉留心。都是我忒輕浮，欠檢束，正好教他撒沁，則索咬定牙兒暗。這文君待駕車，誰承望司馬拋琴。（元《全元雜劇·賈仲明·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概而言之，「輕浮」的詞彙化過程先經過了「浮」的轉類，由動詞轉為形容詞，再與「輕」共同隱喻；結構上由修飾結構重新分析為並列結構，語義上由具體物體的重量，隱喻人的行為、態度「不穩重、不檢點」。

（三）、詞彙化與構詞法

在對語料進行爬梳的過程中發現，「高仿真」在古代漢語中沒有用例，「高仿」只找到兩處用例，如例（35）、（36），但細看可知，這兩例中「高」「仿」兩個字只是偶然相鄰。儘管相鄰是成詞的必要條件之一，卻非充分條件。此處用例數量少，且也沒有延續下去，可見，這不是「高仿」詞彙化的來源。「高仿」「高仿真」的來源應該重新思考和界定。

- (35) 西風鴻雁惜離群，露下天高仿佛聞。方訝北來沖遠塞，忽驚南去入寒雲。
（明·駱文盛《旋中聞雁》）
- (36) 漢高仿佛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雲然。是日陵監略陳先事（清《列朝詩集·丁集第十二》）

我們認為「高仿」「高仿真」和其他「A_{度量}+V」三音節詞是現代漢語中構詞法發揮作用的結果，而非由其他結構詞彙化而來。董秀芳指出，詞彙化不同於構詞法。詞彙化是歷時的過程，而構詞法是共時的規則。經詞彙化產生的詞要經歷一定的時間和演變過程，從非詞形式慢慢變成詞，而經構詞法產生的詞一出現即是詞，不需要演變的時間。¹⁸

受到英語和其他語言的影響，現代漢語中的一些單音節詞演化出類詞綴的特性，能夠和其他成分相結合，具有較強的構詞能力，比如詞綴「性」可以構成「利他性」「排他性」「功能性」等等。「高」的性質更接近一個類詞綴，除了構成「高仿」「高仿真」，還可以構成「高科技」「高頻」「高級」等等。因此，雖然在形式上「高仿」「高仿真」屬於「A_{度量}+V」形容詞的範疇，但是事實上和我們分析的該類詞詞彙化的過程是不同的，這兩個詞是在現代漢語中，根據構詞法創造出來的詞。這也是我們在第二節未把「A_{度量}+V」三音節詞的成詞理據納入詞彙化分析的原因。

五、結語

隱喻和轉喻機制在「A_{度量}+V」三向詞彙化的過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其中 A_{度量} 全部發生隱喻引申的用法，且 A_{度量} 的引申用法常在「A_{度量}+V」詞彙化之前就已經產生。詞彙化的過程也是 V 的動詞性減弱的過程。偏正式複音詞的詞性，基本上是由充當正語素單音詞的詞性決定的。¹⁹ 當 V 僅是動詞性減弱，並沒有出現轉類時，「A_{度量}+V」詞彙化為動詞；而 V 轉類為名詞時，「A_{度量}+V」詞彙化為名詞；同理 V 轉類為形容詞時，其描寫性特徵高於動詞性和體詞性特徵，這時「A_{度量}+V」詞彙化為形容詞。三向詞彙化過程中 A_{度量} 和 V 發生隱喻和轉喻的示意圖如下：

¹⁸ 董秀芳，〈漢語詞彙化研究的意義、存在的疑問以及新的研究課題〉，《歷史語言學研究》，第 00 期（北京：2017.10），266-277。

¹⁹ 程湘清，《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增訂本）》，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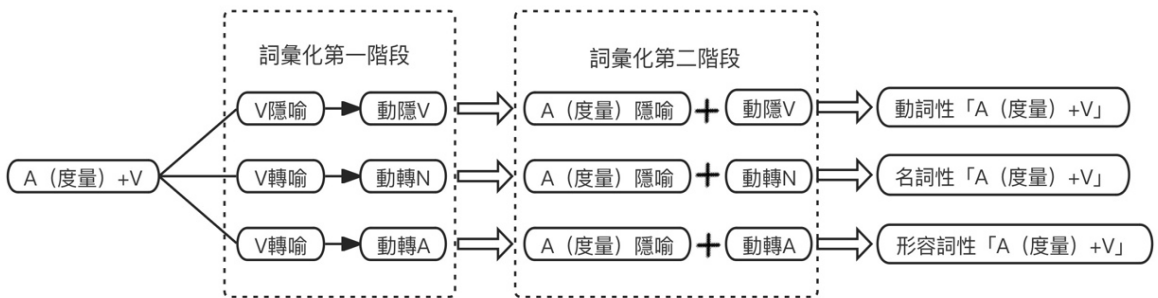


圖 5：「A_{度量}+V」三向詞彙化過程示意圖

如圖 5 所示，動詞性「A_{度量}+V」詞彙化過程的第一階段主要是 V 發生隱喻的過程。V 通常由具體的動作域投射到抽象的心理行為域，這一過程也會伴隨著動詞性的減弱，由一個具體的動作隱喻具有相似性的目標域。隱喻引申用法由動詞原始用法而來，即「動隱 V」；詞彙化的第二階段，A_{度量}通過隱喻機制，由描述物體的度量特徵隱喻心理行為的特徵或其他抽象事物特質。這樣發生隱喻的「A_{度量}」和同樣經過隱喻的「動隱 V」，經由共現、壓制和韻律動力的推動，最終由狀中短語壓制為狀中式複合詞，完成詞彙化的過程。

名詞性「A_{度量}+V」的詞彙化，第一階段 V 發生基於相關性的轉喻引申，在詞性上體現為轉類，由動詞性成分轉為體詞性成分，即「動轉 N」。轉喻之後「動源 N」動詞性降低，體詞性增強，為形容詞進入修飾位置創造條件。語義上，由具體的動作，轉指動作相關的「方式、施事、受事、當事」等；第二階段，「A_{度量}」發生隱喻，由物體的度量隱喻具有相似的特徵其他場域，「A(度量)隱喻」與「動轉 N」在雙音節化的推動下固化為詞。

同理，形容詞性「A_{度量}+V」詞彙化的過程中 V 先轉類，由動詞轉變為形容詞，即「動轉 A」。動詞轉類為形容詞的程度不同，表現為形容詞性「A_{度量}+V」的穩定性還不強，不同的動詞會呈現出較明顯的動詞性、描寫性或體詞性，其中呈現描寫性的「A_{度量}+V」形容詞最為典型。詞彙化第二階段，轉類為形容詞的「動轉 A」，與「A_{度量}」同時隱喻，語義上呈現類似「近義詞」的特徵，結構上由修飾關係的短語重新分析為並列關係的複合詞，完成詞彙化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A_{度量}的隱喻在與「動隱 V」「動轉 N」「動轉 A」的連用之前大多已經發生，A_{度量}的隱喻處於「A_{度量}+V」詞彙化的第二階段，而非時間上晚於 V 的隱喻或轉喻。多數情況下 A_{度量}的隱喻早於「A_{度量}+V」詞彙化的過程，可以說是詞彙化的基礎和準備。限於篇幅，「A_{度量}+V」詞彙化的內部動因和形成機制本文並沒有展開，將另文討論。

徵引書目

一、中文書目

- [1]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 [2] 現代漢語詞典審定委員會，〈《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 [3] 程湘清，〈《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 [4] 施春宏，〈「招聘」和「求職」：構式壓制中雙向互動的合力機制〉，《當代修辭學》，第2期（上海：2014.04），1-11。
- [5] 董秀芳，〈漢語詞彙化研究的意義、存在的疑問以及新的研究課題〉，《歷史語言學研究》，第00期（北京：2017.10），266-277。
- [6] 蔡淑美、施春宏，〈比況複合詞的詞彙化和詞法化〉，《中國語文》，第6期（北京：2023.11），669-680+766-767。
- [7] 施春宏、蔡淑美，〈構式語法研究的理論問題論析〉，《外語教學與研究》，第5期（北京：2022.09），643-655+798。
- [8] 於秀金、吳春相，〈語言類型學中現實/非現實的原型範疇化與顯赫性〉，《外語研究》，第3期（南京：2022.06），30-36+111。

二、英文書目

- [1] Goossens et al. *By Word of Mouth: Metaphor,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action 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1sted. Amsterdam: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2] Lakoff, George. *Metaphor We live by*, 1st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第一作者簡介

王永豔，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博士生。研究領域為國際中文教育，語法學，社會語言學

通信地址：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通訊電郵：naro456@126.com

通訊作者簡介

吳春相，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訪問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國際中文教育，語法學，修辭學，社會語言學

通信地址：上海市虹口區大連西路 550 號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2 號樓 611 室

通訊電郵：shdwchx@126.com